

竹宴小生 | 著

狸猫也要幸福^上

Spring For A Wild Lily

演技精湛小替身

娱乐圈传媒大鳄

渺小而不弱小，热爱予人一腔孤勇，
那束摇曳长明的星星之火，名为梦想。

竹宴小生执笔抒写娱乐圈励志大戏
一段替身逆袭的燃情征途，一出甜爆少女心的浓情蜜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ART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狸猫也要
幸福^上

竹宴小生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狸猫也要幸福:全2册/竹宴小生著.--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594-3147-9

I. ①狸… II. ①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5577号

书 名 狸猫也要幸福
作 者 竹宴小生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特约策划 张才曰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莫桃桃
营销统筹 杨 迎
统 筹 姚 丽
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天 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705千字
印 张 39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147-9
定 价 75.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 001 ~ 第一章 第二个云芳菲
- 026 ~ 第二章 给你一次机会
- 046 ~ 第三章 无家可归
- 063 ~ 第四章 同居建议
- 070 ~ 第五章 特殊要求
- 085 ~ 第六章 套路与反套路
- 099 ~ 第七章 望颜止渴
- 109 ~ 第八章 舒盼, 欢迎你
- 118 ~ 第九章 吻的含义
- 132 ~ 第十章 有些事情, 做之前不用问的

142 ~ 第十一章 老情人?

152 ~ 第十二章 新欢旧爱

164 ~ 第十三章 共处一室

185 ~ 第十四章 所以, 我喜欢你

194 ~ 第十五章 想你, 所以来了

211 ~ 第十六章 售后评价

218 ~ 第十七章 第一次约会

224 ~ 第十八章 给我生一个

236 ~ 第十九章 你相信陆辰良吗?

251 ~ 第二十章 互换秘密

266 ~ 第二十一章 陆伯伯又吃醋了

277 ~ 第二十二章 关心则乱





舒盼重新戴上墨镜，挺了挺胸，端起一副标准的冷美人姿态，伸手转动门把，傲然地从 M 台的办公室缓缓走出，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13 厘米的细高跟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踏出枯燥而冰冷的节奏，长廊的声控灯忽地亮起，在地上倒映出她曼妙而窈窕的身影。

经纪人易南听到开关门的响声，焦急地迎了上去，紧盯着眼前这个和云芳菲有八分相像的女孩。

“怎么样，同意你替拍侧脸镜头，剩下的等云芳菲回来再补拍吗？”易南的话虽沉稳，声音里却还是泄露了内心的紧张。

舒盼非常心虚地看了易南一眼，想给他一个安慰的笑容，无奈她大部分的容颜都被墨镜遮盖，使得这个笑容带着些许意味深长的胜利。

易南的心中莫名燃起了一丝希望，他眼中的舒盼仿佛自带女神滤镜，比那个终日胡闹，动不动就给自己丢个炸弹的云芳菲不知道高了多少。

然而还不待他开口细问，那扇刚关上的办公室大门忽地重新打开，直砸出一沓半本字典厚度的文件到舒盼的后脑勺上。

“滚——”

舒盼还来不及喊痛，又被门里传来的怒吼吓得打了个寒战。

那来自门另一端的怒火犹未消除，夹杂着几句听不大清的怒骂：“从哪个片

场扒来的便宜替身……”

舒盼的身形一滞，仿佛被这句话戳中了要害，心底的某处钝疼起来。

就因为她是像极了云芳菲的替身，却又不是云芳菲本人，这些投资商才能放飞自我，什么脏话都骂得出口。

易南愣了下，方才明白过来，急忙走过去，温声安抚着：“就当作什么都听不见。他们的脾气都大得很，等云芳菲真的回来，他们又都骂不出口了。”

舒盼无声地笑了，淡淡地回应道：“没什么。都是靠老天赏脸吃饭，要是我再大几岁，指不定就说是云芳菲长得像我了。”

此刻她脸上的美艳成熟气质荡然无存，而弯弯的笑眼灵动起来，是和浓艳妆容极不相符的浪漫少女姿态，竟叫易南这样接触过娱乐圈各色美人的老油条也看得入迷了。

他初见舒盼时，单单一个侧影，就感觉和云芳菲有六成相似，如今她谈笑间又有一股宛然天成的清丽，这正和云芳菲出道之际公司制定的形象定位不谋而合，只不过云芳菲本人对这个安排不甚满意，以至于人设崩了几次之后就彻底抛弃了。

舒盼并不知易南此时心中的动容，还在兀自苦恼：“再不然我晚出生个几年，就能用云芳菲私生女的招牌赚钱了。”

这个圈子的时运便是这样，长得有几分相似的人，哪怕只比你提前一天有了名气，你也终生逃不脱她的影子，连打响名头的方法也全仰赖前者的光环，什么“小云芳菲”“神似云芳菲”，甚至百年之后还能有“云芳菲转世”的名号。

生得像视后，她可真抱歉。

易南察觉到舒盼有些辛酸的自嘲，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

此前，他按照陆辰良的要求，把人家的背景翻了个底朝天。

舒盼的父亲去世得早，她一人肩负着照顾幼弟和母亲的责任，可偏偏母亲染上了赌瘾，终日在赌桌和牌局上荒唐度日。

高中辍学后，舒盼被一家小规模的经纪公司相中，可极不平等的工作条约，让她除了担任女星文替之外，还要在片场打杂。

即便是这样巨大的工作量，所获得的酬劳也只够一家三口勉强度日，甚至还逃脱不了追债人日日上门围堵的困局。

此刻两个人的心情都不轻松。

易南苦恼的是，如果资方不买舒盼的账，那他去哪里找回那个任性失踪的云芳菲？可他不能责怪舒盼，更不敢对投资商有意见，毕竟这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

可问题是，在没有到达燃眉之急的当口，谁也不愿意将就。

好在，这个叫舒盼的丫头表现一直妥当，超乎他想象地妥当。

出了M台的后门，老天似乎有意不让两人离开，瓢泼大雨围困得庞然的M建筑宛如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岛。

易南的心理活动已经上升到千万匹羊驼奔腾而过都难以形容的地步了，他不得不再充当起绅士的角色，提议自己冲出去买伞。

然而刺骨的寒风吹得舒盼一个激灵，她伸手阻止了易南悲壮的步伐：“易南，我能再意见陆先生吗？”

是啊，她不甘心就这么离开。

她想再去求陆辰良，既然他有意让易南带自己来电视台，也许他还能有其他办法让自己留下来，即使，只是从云芳菲的仿冒品做起，她也愿意去尝试。

只要能开工，她就离还清母亲债务的时间更近一点，只要能站在镁光灯下，她就能暂时忘记那个阴冷潮湿的出租房。

只要坚持下去……

也许有一天，她也能成为另一个云芳菲。

“还是别……”易南很想直接拒绝舒盼，但一瞥见她诚恳而悲切的眼神，那些残忍的话语又生生憋了回去。

舒盼却浑然不觉易南的神情异样，她的视线早就盯在了前方一辆银色的SUV上。

她认得这辆轿车，那是公司给陆辰良工作出行配备的！

“是陆先生的车。”舒盼的语气中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雀跃和激动。

“舒盼——”易南还来不及阻拦，身边的舒盼已经冒雨朝着轿车的方向跑了过去。

完了，要坏事！

SUV的车前窗，两排雨刷一下下规律地扫动着。

陆辰良望向窗外，整个A市在他眼中，就像是个双重曝光后的猎奇失败品，无人品得出内里，自然也就没有了鉴赏的意义。

他隐约想起，云芳菲走的那个夜晚，也下了一场大雨。

她没有拿任何一件公司给她的赞助品，甚至没有带一把能用的伞，却偏执地带走了五年前公司培训期间的所有行李。

愚蠢得让人不知该作何评价。

雨刷交替的片刻间，一个模糊的人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陆辰良定睛一看，又一个蠢人上赶着来让他心烦。他斟酌了几秒，微皱了皱眉头，还是决定拿把雨伞，推门下车。

陆辰良撑起雨伞，几步来到舒盼跟前。

此刻的舒盼早已是狼狈不堪，浑身都被雨水打得湿透，C-Cion 新季赞助的浅棕色风衣里紧紧包裹的身子，在瑟瑟颤抖着。

他抬起伞沿，面无表情地对上她恳切而热烈的目光。

“可惜了，这件风衣是云芳菲赞助当中最贵的一件。”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却格外冰冷刺骨。

舒盼见他全然没有了初见时温和的态度，心中一片凄然：“陆先生，我真的没有其他机会了吗？”

陆辰良朝舒盼走近几步，将她娇小的身子包进伞中，又脱下外套扔到她的肩头。

近处看来，舒盼巴掌大的小脸上，妆容虽已半花，但一双灵动的眸子仍未减色丝毫，更显我见犹怜的柔弱姿态。

舒盼伸手拉了拉外套，指尖触碰到陆辰良掌心的温热，心中忽地生出一股孤勇：“再、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拿到替拍的机会。我……”

“舒盼，”陆辰良缓缓唤她的名字，声音冷漠而疏离，仿自冰窟一般叫人心胆俱寒，“云芳菲总有一天会回来，而你呢？舒盼，你想过自己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吗？”

雨声渐小，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滑进舒盼那双沉痛惊惧的双眼之中。她被迷了视线，麻木地伸手去擦拭脸颊，却也不知脸上的究竟是泪水，还是雨水。

云芳菲失踪，她能做一时的替身。一旦云芳菲回来，她学得再像，也逃不开做一个无人欣赏的影子，只要她在这个圈子里不出头，永远只能生活在食物链的最底端。

陆辰良似看透她心中的委屈和纠结：“你还没想清楚？”

舒盼向后退了两步，脑海中一片混沌：母亲抛弃自己和弟弟离去的决绝背影，债主上门不断地威逼恐吓，经纪公司的卖身合同……

可怕的现实几乎将舒盼逼入绝境，背后便是深陷于浓雾之中的茫茫黑海，而她竟是再无路可退。

舒盼仍想留住陆辰良，却连半个字也开不了口。

远处的易南此时追了过来，他见两人在原地僵持良久，也不知方才谈论了什么。

他现在真的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怎么就觉着舒盼这丫头妥帖呢？转头就给自己上手一万点暴击，直接堵住老板的车！

但易南没有抱怨，而是扶住已冻到僵硬的舒盼：“淋湿了会感冒的，我先送

你回去。有什么事情以后慢慢再谈吧。”

他用目光求助陆辰良，他们都清楚舒盼的底细。既然早知她是无背景无人脉的可怜人，又何必逼她太紧，给她太多不现实的希望。

陆辰良的态度没有丝毫软化，他又不是慈善家：“没有以后，也不用再谈了。”

易南几乎要跳脚了，这两个人何苦在冷雨中这样死缠！

如果迫切如舒盼是因为求得一个真正入行的机遇，那素来都从容行事的陆老板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声惊雷炸响，银白色的闪电自三人的身后险险划过，猛地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刹那，仿佛把舒盼身后背负的重担劈裂，她下定决心，往前急急迈了一步：

“陆先生，让我成为第二个云芳菲吧。”

陆辰良只觉得手上一紧，竟是原本毫无生气的舒盼死死握住了他撑伞的手腕，那种力度本不应是一个纤弱细嫩的女孩所有的。

“在她回来之前，我就是她最好的替身。在她回来之后，我要用舒盼这个名字，重新开始！”

陆辰良深看她一眼，只见她那双明眸中似点燃了一盏不灭的灯火，将她眉目间原本怯懦悲情的气质驱散得一干二净。

陆辰良的嘴角扬起一抹几不可见的弧度。

他不禁回想起三个月前，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的那一天。

2月，早春初萌。A市的古城两面环山，乡野间的杏花开得浓烈，几乎要缀满半个山头，连清晨稀薄的空气里都荡漾着一股清甜的味道。

陆辰良随手翻着手中的剧本，视线扫过扉页的几排姓名，突然又觉得有些头疼。

这部正在象山拍摄中的戏，是由陆辰良监制，知名大导演徐喻铭导演的大型古装剧《明凝传》，女一号正是陆辰良公司旗下的视后云芳菲，其余一众角色也都不不可小觑。

这两年大女主戏成了收视重头，若能得到徐喻铭和陆辰良的双份加持，不少人还是相当看好这戏未来的发展潜力。

陆辰良一边低头翻着本子，一边开口问：“你没有提前联系易南吧？”

孟开有些忐忑，想着昨天夜里一点多，陆辰良和其他出品人紧急开会后，临时起意要去片场监工。时间匆忙，他还没来得及知会在同一片场跟班照顾云芳菲的易南。

“没有。”

“没做准备也好。”陆辰良的语气里带着一丝隐隐的恶趣味。

孟开敏感地察觉到，陆老板此行的工作重心已经跑偏，他开始同情起易南——接受一个有强迫症的老板的突袭检查，绝对不会是一个愉快的经历。

好在，易南自有他游刃有余的相处之道。

在接到陆辰良的半个小时内，易南一直都在致力于吐苦水，按理说亲自陪同云芳菲的苦差是轮不到他的，偏偏这次古装剧组是个横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联合部队。

港台来的导演班底向来规矩忌讳多，演员表中有名的主演群却是被大陆演员占了大半，这简直是人前对戏交流和幕后生活习俗的双重障碍！

易南找遍全公司的助理，还真找不见似他这样，从香港赶来大陆打拼，又深谙影视剧拍摄和明星脾性的经纪人。

最后，他只能自己出马。

陆辰良听完，面上看不出半分喜怒神色，只有那双清明的眼睛里透着几分玩味：“徐喻铭很难搞吧？”

易南边为陆辰良引路，边小声说：“那可不，徐导每场武戏都得亲自到场监督。”

开工不过一个礼拜而已，徐喻铭导演已经因为种种不满意，和大陆的两个武指大战了几百回合！这在别的剧组简直无法想象。

陆辰良薄薄的嘴唇轻抿向上，半自嘲半威胁地反问：“哦？会比我更难搞？”

易南瞬间无言以对，自己的老板还真是……认知清晰！

易南赶紧转移话题：“徐导就在前面。我刚才过来找你的时候，余施洛和芳菲的替身正在B组对戏呢。估计正好有空。”

整个片场闹哄哄的，陆辰良没听清易南的话，兀自朝着摄像机前走去。

陆辰良在来片场的路上，正好翻过正在拍的这场戏，对内容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

这场戏其实是余施洛的主场，女一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回想起昔日在教坊与姐妹抚琴歌舞的残影，女三余施洛在其中有一场水袖舞蹈的展现。

只不过现在在场上的两个人，都是替身。云芳菲用的是替身，余施洛也是。

摄像镜头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她身着素色及地锦缎长裙，一头漆黑长发及腰，长袖舞动之间宛若流云，偶有正脸在镜头中惊鸿一现，女孩娇艳如杏花的容颜，一对凤目灵动流转之间风情无限。

徐喻铭发现走近的陆辰良正紧盯画面，不觉好笑，伸手插他一拳，用不甚流利的普通话问：“怎么样，余施洛小姐的替身是不是比真人还上镜点？”

“余施洛的替身？”

“你看的，难道不是正在跳舞的那个？”

徐喻铭顺着陆辰良的目光移过去，才发现他在欣赏的，竟不是那灵巧飞舞的素裙女孩，而是她身边那个胸前携有一支断箭的女孩。

她白色囚衣上满身血污，一双纤纤玉足被道具镣铐锁住，锁链凌乱地缠绕了一地。

原来他们入眼的居然不是同一个人！

徐喻铭有点惊讶：“你已经练出……一眼能看出自家艺人替身的功力了吗？”

陆辰良这次眉皱得更紧：“她是云芳菲的替身？”

他哪里有一眼认出云芳菲文替的能力，何况本尊的样子，他都快记不清了。

二人对话间，镜头里两位替身已经按照流程走位，完成了两次对戏。

徐喻铭对舞替的表现十分满意，微微点头表示可以通过。至于一旁没什么表现机会的云芳菲替身，他只觉得妆容还算到位，至少上镜也没露馅，没做什么评价就匆匆放过。

两个文替女孩一听戏份得过，恭敬弯腰感谢导演，相携着走到角落准备休息。

刚落座，凳子还未坐热，不知从哪儿走来一个场务装扮的男人招呼那囚衣女孩：“舒盼，你动作快点卸妆。茶水组还等着你去忙。”

“好！”

清脆的应答声稚气未脱，似是怕男场务认不出自己，声音的主人胡乱抹了抹脸上夸张的妆容，又伸手回应招呼。

陆辰良向声源处寻去，原来正是那囚衣少女。女孩的脸蛋只得巴掌大小，鹅蛋脸型，妆容虽是一塌糊涂，但难掩一双明眸似寒星闪烁，亮得叫人移不开目光。

徐喻铭转而多看了几眼镜头里狼狈不堪的舒盼，这才发现原来这姑娘光裸在地的一双灵巧小脚好看得紧。

陆辰良回过神来，正好对上徐喻铭颇有深意的目光，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

“怎么？”

徐喻铭坏笑几声，却没做任何一句解释。

他和陆辰良都不是会在片场之内乱找女人的性格，但看戏审戏，又难免会带着雄性特有的审美情趣。

陆辰良忽然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没有理会徐喻铭那突然燃烧起来的八卦之魂：“你有空在B组检查替身对戏，A组是男主演的戏份。那女主演呢？去哪里了？”

徐喻铭听到这话缓了几秒，试图从有限的中文词汇里面，找一些客气平和的

来回答陆辰良，于是他真诚而遗憾地道：“云小姐啊，她被我‘请’去睡觉了。”

陆辰良的瞳色顿时暗了几分。

片场的冷空气凝结，弥散着一种不知名的紧张气息，而另一处的化妆间，却是荡漾着几分轻快。

舒盼抱着道具脚铐，小跑着拐到角落，也不顾身边经过的群演是男是女，几下脱了囚衣戏服，打开化妆箱开始卸妆。

一旁那个素色长裙的女孩见她动作伶俐迅速，啧啧称奇：“什么时候我要是有你这速度抢盒饭就好了。”

舒盼和这个舞替的女孩并不很熟络，据她粗略估计，这个古装剧至少分了四组拍摄，各类排列组合应该都有，今天难得和余施洛的替身分到一起两次，便混了个脸熟。

素衣女孩见舒盼没有回话，也不气恼。她靠近舒盼坐了几步，嘻嘻笑着去看舒盼的真容。

只见舒盼皮肤白皙粉嫩，一张小脸干净得没有任何斑点，那双细长柳眉尤为引人注目，似被水墨细细描画过一般。

“哇，你长得和云芳菲真的好像啊。”她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赞美，但又觉得自己的感叹有些失礼，毕竟人家又不是故意照着云芳菲长的。

舒盼却丝毫不介意，她有几个角度的确和云芳菲几乎一样，这也导致她在做云芳菲替身这条演艺道路上特别顺利，她讨巧地回了句：“你也很像余施洛啊。”

素衣女孩捧着脸蛋，一派清纯无辜的神情：“唉，其实我倒希望不像。”

此时，几个游客打扮的人扎堆围了过来，其中一对学生模样的情侣走近素衣女孩身边，女孩激动而热烈地上前：

“能和我们合个影吗？”

素衣女孩受宠若惊，单手指着自己：“我？你们要和我合影吗？”

情侣女点点头：“我们来A市旅游，知道这里在拍戏，休息时间跟着群演混进来，想要张照片做纪念。”

舒盼在一旁已经戴好口罩，刚准备离开，眼底便出现一个相机。那小情侣请求着：“麻烦您帮忙拍张照片吧。”

素衣女孩同样小心翼翼用央求的目光看着舒盼。

舒盼有些迟疑，她很愿告诉这位余施洛的替身，眼前的小情侣想要的很可能不是和她的合照，但想想又不知道该如何侧面提醒，于是默然接过了小情侣的快照相机。

三人合照完毕，情侣女又发话请求道：“能请你签上名字吗？”

素衣女孩爽快地接过签字笔，在照片背后签上了名字，只听那情侣女孩讶然道：“你不是余施洛吗？”

情侣男似是早有预料，嘲讽又宠溺地细语道：“我都说了不是。”

“我看着像啊。”

“余施洛怎会随意坐到角落休息？我就说是替身演员而已，你这么稀罕来要照片签名……”

“我以为是她嘛。这名字我又不认识，谁要个不认识的签名啊……”

两人耳语了一阵，最后无比尴尬地僵持在原地。

素衣女孩也早已明白了始末，在这种尴尬氛围中，憋红了一张脸，泪在眼眶中打转。

舒盼心下一声叹息，这种场面她之前在片场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既无奈又好笑。她们虽是替身，但也算是半个艺人，不好和本尊的粉丝正面急眼，要是被传出去了，估计这碗饭都不好吃。

舒盼上前，随手取回情侣手中那张刚刚显形还热乎的快照，语气毫无波澜：

“下次要照片，至少记清自己偶像长什么样子！”

言毕，她不再理会两人，回过身温柔挽起素衣女孩的手，轻快地安抚道：“你不要和我一起抢剧组盒饭，听说今天前二十个人加鸡腿。”

素衣女孩眼中泪光闪闪，抽了抽鼻子，嚅嗫地问道：“你、你怎么知道？”

舒盼狡黠地笑了，灵活的眼波中，充满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智慧光芒：“因为，今天我发盒饭。”

素衣女孩被舒盼轻快的语气逗笑了：“那好，我先去把戏服换了。”

舒盼费力搬盒饭的一会儿工夫，许珊已将素色长裙换成了深色休闲装，她帮着舒盼给过路的员工递着盒饭。

眼看来来往往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拿得差不多了，许珊眼尖地发现，竟然还有六个盒饭没人拿，她朝舒盼使了个眼色，小声地道：“这该不会是那六个主演的午饭吧？”

许珊是科班出身，被人介绍来片场做余施洛替身之前，已经拍过不少广告了。所以她知道，如果是比较有要求的主演，用餐肯定是有自己专门的出处，盒饭嘛，一概是不会碰的。

既然没人吃，不如就拿出来分了？

许珊脑子一抽，伸手就想把剩下的盒饭拿走。

舒盼赶紧扯住她的手：“不能拿的。”

“他们又不吃。”许珊撅起小嘴，略有些不满地嘟囔，“剩下六个鸡腿多浪费。”

“又不是从你身上掉肉。”舒盼忍着笑，“再说了，这些盒饭也是有用处的。反正……等你待得久一点你就知道了。”

许珊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好奇舒盼的经历：“那你待了多久？”

“我？”舒盼脸上笑意渐敛。

大大小小，条件或好或坏，三年来这样的片场，她不知待过多少个，更不知以后还要待多少个，才够填满她年少无知签下的那一纸荒唐合约……

“你不会想知道的。”舒盼的声音低低的，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许珊发现，眼前的女孩虽看起来和她年龄差不多，但似乎具备了太多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成熟和稳重，那种被世事打磨出来的小心翼翼，叫人不敢深究她背后的经历。

她只好装作饿坏的急切模样，拉着舒盼扎进了角落的群演堆里，准备开饭。填饱肚子要紧，别人的悲惨经历有什么好听的？至少许珊自己也没有多幸运。

许珊将注意力完全转移到盒饭上来，她扫了一眼舒盼的饭，却发现里头塞了满满一盒的素菜。

“舒盼，你怎么不给自己也留个带肉的盒饭啊？”

“我不敢吃。”舒盼很无奈，她倒是想吃啊！

问题是开工以来，徐导好像有虐待女主演的倾向，严格限制云芳菲的吃饭问题，唯恐她在镜头前拍起来走样，失去了剧中人纤细柔弱的姿态。

舒盼是云芳菲的替身，身形、侧脸、背影自然都不能和本尊相差太多。因此云芳菲节食，她也就必须跟着瘦下来。

不过，舒盼心中却并不怪徐喻铭的严苛，她甚至觉着在普遍为流量小生小花低头的当下，这样的导演真的是难能可贵。

昨天等着开工的时候，她抽空把剧本通读了一遍，接下来几天都要拍女主病弱伤重的戏份。要达到剧本甚至原著要求的“如娇花照水，如弱柳扶风”，一定要在身材上做好约束。

主演不入戏，才是导演最忌惮的地方。

“算了吧，云芳菲可真没少吃，你再瘦下去不像她了，到时候这工作怎么整？”许珊翻了个白眼，看不下去了，她拨了一半卤肉到舒盼碗里，“趁有的吃赶紧吃吧！”

许珊是艺校大三的学生，主修古典舞，几乎日日为保持身材而苦恼。自从来了片场连着熬大夜，不仅没胖，还把春节养的膘全收回去了，连胸部都隐隐有了缩水的迹象。

事业线要是没了，估计也就没什么搞头了……

许珊用老母亲一般慈爱的眼神扫过舒盼胸前的几两肉，又对比了旁边一个还来不及脱掉戏服的宫女。

舒盼被这几眼看得一阵发毛，低头猛扒饭不说话。

片场附近，云芳菲的保姆车正停在一隅，树荫正好，无人打扰。

谁都知道云芳菲十八岁出道，二十二岁爆红，三十岁不到就稳坐一线女星的宝座，她的星途一直搁在陆辰良的麾下，然而，她给陆辰良惹下的麻烦却也不少。

陆辰良用和善的眼神看了一眼正埋头吃着盒饭的易南，然后脚步生风地经过他身边，拉开了车门。

陆辰良这一眼，直让易南心惊肉跳。

很明显地，经过他家老板和导演的深度交流，已经把批评教育的首要对象，定在了近期状态极其不佳的云芳菲身上。

他想追上去，提醒正在车上抽烟的云芳菲情况不妙，可惜已经来不及了。陆辰良快他一步踏入车厢，直直被扑面而来的烟雾呛得黑了脸。

车座后排的云芳菲瞥见陆辰良忽然出现，微微一愣，手上动作极快地收了烟。

陆辰良反手关上车门，身子落在副座上，那俊美无俦的面容上，仿佛结了一层薄霜。

“易南告诉我，你已经戒烟了。”

“戒了瘾，断不了根。”云芳菲伸手开窗透气，声音轻柔绵软，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哀愁和诱惑。

陆辰良受不了女人一副话中带话哀婉做作的样子，他皱了皱眉，眼中的不耐烦溢于言表：“别忘了，你是来做什么的。”

云芳菲的手紧攥住衣角，心脏被猛地扎了一下，也顾不得冷艳佳人的形象，登时反问：“那你呢？”

几年来，陆辰良虽时常有花边新闻，但云芳菲是唯一一个没被他亲口否认的绯闻对象。平日陆辰良也常会透过易南，对她的工作进度表示关心。

时日长了，云芳菲看着新闻里两人出入成双的登对模样，感觉虚假的绯闻也有了几分真意。

他既是那个带她入行的人，怎么就不能是那个陪伴她从巅峰退下的人？

“你现在只能用不专业来形容。”陆辰良懒得搭理她的反问，只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要不是我到现场问了徐喻铭，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你的水准。”

他现在心情很不好。

云芳菲的演技虽然一直没什么值得评价的地方，但胜在既能守得住经营出来的形象，又能让普通观众买账。现在倒好，她仅有的优点也被不着边的贪心给掩盖了。

“你、你真的是为我来的吗？！”云芳菲却故意忽略陆辰良所有的指责，满心欣喜地回头，紧紧盯着陆辰良，似乎想要从他那双波澜不惊的眼中看出些门路。

陆辰良没有回答，他也实在不知怎么回答。

因为他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做了什么，才让云芳菲鬼迷心窍一般，就认定他对她有情。

上车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见云芳菲的正脸。她虽化着妆，可是看上去十分憔悴，皮肤半分光彩也无，不知从何时起，她一步步将自己捯饬成这副模样。

陆辰良知道这个话题不能多做纠缠，他沉下脸来：“云芳菲，你能不能不要时时刻刻惦记着感情的问题，我和你，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云芳菲失声尖叫起来，她病态的脸庞上，那种焦灼和热烈几乎就要燃烧起来。

“因为我是你老板。”陆辰良再也不看她，“现在，收拾清楚下车。你和我去见徐喻铭，去向他证明自己，我不想浪费成本在没用的人身上。”

陆辰良下车，重重关上车门。

易南一脸苦相地站在车旁，就知道老板来这里又要开启大杀四方的模式，艺人还不识相表现不佳，这款“夹心饼干”做起来也太艰辛了。

易南只得赶紧上车查看云芳菲的情况，只见她扑在座前嘤嘤哭泣，心中还是有些不忍。

云芳菲是他亲手带的第一个艺人，科班出身，家境殷实，背景简单，没有太复杂的过去，皮相中上，符合观众审美。

然而仅凭这些基础，云芳菲本不会大红。

只因她遇上了观众群体的精神娱乐需求从无到有的黄金十年，加之经纪公司提供的上乘资源，让她高冷艳丽的荧幕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就连陆辰良似乎也有意抬举，配合制造了一段长达五年的莫须有的暧昧关系，来提高她的曝光度。

人设纯粹，感情单一忠贞，这样的女星似乎没有人不喜欢。

可问题坏也就坏在这里了。

易南身为经纪人，站在离云芳菲最近的位置，自然看得明白。影视圈竞争激烈，云芳菲的演技虽在一堆新人之中仍不落下风，但已经没有太大的晋升空间。

而她本人，似乎对此毫无察觉，反倒将心思渐渐放在了做陆辰良的“真”女朋友上。